

上

铁板铜琶

● 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

远方出版社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铁板铜琶

铁板铜琶

上册

远方出版社

铁板铜琶

诸葛青云经典作品集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经 销: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:红星新华印刷厂

印 张:29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版 次:2000年11月第1版

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144-0116-7/I.334

定 价:54.80元(上中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小说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，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

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漫渺的少女情怀，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人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请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内容简介

江湖奇事多人，古帮太虚老贼仗着自己怀有绝世神功的专横霸道，想凭着本帮的势力一统江湖，武林正义人士愤慨万分，少年侠士白天虹，终于在红颜知己的相助下，不屈不挠率领武林正义人士铲除了古老贼。

本书故事情节曲折复杂，场面生动惊彩，便读者看了夜寝忘食，回味无穷……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世外桃源飞血雨····· | (1) |
| 第二章 | 九死一生····· | (32) |
| 第三章 | 细说根由····· | (59) |
| 第四章 | 瞒天过海····· | (90) |
| 第五章 | 席次之争····· | (117) |
| 第六章 | 将错就错····· | (147) |
| 第七章 | 关中三鬼····· | (177) |
| 第八章 | 情有独钟····· | (205) |
| 第九章 | 化险为夷····· | (233) |
| 第十章 | 令主杨威····· | (261) |

第一章 世外桃源飞血雨

大理，为滇西重镇之一，古为南诏国郡，元、明、清三代均称太和，县城在点苍山中和峰下，原为唐代贞元中南诏孝桓王异牟寻所筑之萃直吁城，也就是汉代的叶榆城，城高二丈四尺，周围七里三分，分四门，东为洱海，西曰苍山，南称双鹤，北名三塔，上关与下关左右夹峙，背倚点苍而面临洱海，形势之胜，风景之佳，甲于滇西。

凡是到过大理之人，都知道大理有名闻遐尔的“风、花、雪、月”四景，那就是下关的风，上关的花，点苍的雪，洱海的月。

同时，凡是武林中人，也都知道大理城旁的点苍山中的住着以风、花、雪、月为号而功力高不可测的武林四位怪杰。

这四位武林怪杰，就是“神风秀士”吕伯超，“惜花公子”白晓岚，“白雪公主”江丽君，“恨月山人”古太虚。

“神风秀士”吕伯超以“一阳指”及轻功号称独步宇内，据称系以往大理王朝段皇帝的嫡系传人，其余白、江、古三位，则分别以“飞花掌”“白雪剑”“醉月拳”三种绝艺镇慑武林。

这四位武林怪杰，都是侠名远播，嫉恶如仇，一般武林败类和江湖宵小之流，莫不闻名丧胆，同时因他们各有一个怪僻的脾气，即使一般白道人物，亦均敬鬼神而远之，因此黑白两道，公送了他们“武林四绝”的道号，但也有称他们为“武林四怪”的。

四位中，“神风秀士”吕伯超是大理世家，“惜花公子”白晓岚与“白雪公主”江丽君则是中原人物，同时又是一对恩爱夫妻，至于“恨月山人”古太虚，则没人知道他为甚么要取那么一个古怪

的道号。

可不是么！月亮有甚么可恨的？

也许是基于惺惺相惜，或者是“怪”气相投，这四位本是天南地北的武林怪杰，竟出人意外地在大理定居下来，而且在点苍山北面的三阳峰下，共同建筑了一座规模宏伟而美仑美奂的庄院：名曰“避秦别院”。

庄名“避秦”，顾名思义，当知道这四位武林怪杰，是已经厌倦了江湖上的血腥生涯，身倦思还，有意就此归隐了。

不过，当他们四位共居于避秦别院时，年纪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间，以如此盛年而竟言归隐林泉，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。

但事实粉碎了一般人的疑念，“武林四绝”自隐居点苍山之后，已经足有十年，足迹未出点苍山一步。

十年中，不但有好些远道专程来拜访，或是有所求的武林人物，都尝了闭门羹，即连近在咫尺的大理城附近的道上朋友们，也从来不曾发现他们四位的侠踪。

而据那些尝过闭门羹的武林人物所传出的消息，避秦别院围墙高达五丈，周围并有十革丈以上的护城河，这些人又异口同声地说，他们都是在到达那避秦别院尚有半里之遥，莫名其妙地被人点了穴道，又莫名其妙地被入送回大理城中。

这情形，当然会使远道而来的武林人物失望和怨恐，也自然会引起很多武林人物的怀疑。

但也有很多人暗地里感到庆幸和轻松，那就是那些江湖宵小和武林败类们。

当然喽！有力量管制他们的克星们，已不再过问武林中事，他们不是又可以有所为地得其所哉了么！……

十年的时间不算太短，而活动在现实生活里的武林人物们，又往往是健忘的，于是，武林中又出现了一批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而那以风花雪月为号，曾经煊赫一时的武林四绝，就这么渐渐地给世人遗忘了。

时维八月，节届中秋！

以“风、花、雪、月”四景中“月”景著称的洱海，该是又有一番热闹的了。

洱海，又称西洱河，古称叶榆水，以其形势如月抱珥，故名洱海，其源来自罗谷，东纳东山老太箐火。东南纳凤仪波罗江水，并纳点苍山十八溪之水，东西宽约二十里，南北纵长约百里，算得上是一个高原太湖。

出口经下关折西而出天生桥，回绕于点苍山后，下五十里纳于漾鼻江西南而与沧澜江汇合。

洱海有三岛四洲，三岛为：金梭、玉几、赤文；四洲曰青莎鼻、大赅湖、鸳鸯、马帘，古诗中有：“泛丹洱水，卧数溪峰”之空句，可说写尽了洱海的山光水色。

所谓洱海观月，多在满月时，青山笼翠，碧水连天：一叶扁舟，遨游于清风明月，碧波万顷之间，宛如置身于广寒仙境，令人尘念尽洁。

今夜万里无云，月华似水，点点轻舟，划破那水平如镜的湖面，映着中天陪月，荡漾起万道银蛇，此情此景，端的是集清幽瑰丽之大成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块垒尽消！

一艘小巧渔舟，由大理岸边，向马帘岛方向扬帆徐徐滑进。

后梢甲板，二老一少，两个渔人正在盘膝对坐，浅斟低酌着。

那老渔人须发斑白，满脸皱纹堆叠，看情形，至少也在六旬以上，他不时伸手扶扶舵柄，校正航行方向，有时端着酒杯，仰首凝望着中天皓月，那昏花老眼中，满是一片迷茫的神色。

那年轻的一个，年约十六七，两道剑眉斜飞入鬓，双目黑白分明，薄薄而殷红的嘴唇，整齐而洁白的牙齿，挺直的鼻梁，端正的面孔，衬托那猿臂蜂腰，尽管他目前是盘膝而坐，也尽管他穿的是一身渔家破烂衣裳，却仍难掩他那焕发的英姿，与英挺不群

的仪表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是他那黝黑得发亮的肤色，这可能是他那打渔的职业所使然。

可不是么！整天在湖面上与风为伍的人儿，他的皮肤怎能不黑得发亮呢！

这时，湖面上只有轻微的东风，这小渔舟那一张经风吹雨打太阳晒的破烂帆儿，几乎已失去了它的作用，因而那本来是徐徐滑进的小渔舟，也显得有气无力的慢了下了。

可是，船上的一老一少，却似乎都没注意到这些。

只见那年轻人的一脸困惑神色，呆呆地注视那老渔人，老渔人仰脸注视中天皓月如故，嘴唇微微宏翕张着，那昏花老眼中，竟涌起一片凄迷泪光。

那年轻人见状之下，神情一震，双月大张地脱口一声惊呼：“贾伯伯……您……”

那老渔人似乎自觉失态地笑了笑，举杯截口道：“小明，干杯！”

这话虽然是笑着说的，可是任谁都看得出来，那笑容实在太勉强了！也太不自然了！”

那年轻人摇摇头：“贾伯伯，您知道我是不能多喝酒的。”

渔人笑道：“小明，今天是你十五岁的生日，伯伯很为你高兴，你总不能扫伯伯的兴啊！”

那被唤做“小明”的年轻人注目漫应道：“今宵您老委实是很高兴，高兴得连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哩。”

那个叫做“贾伯伯”的微微一怔，苦笑道：“这个……我想到我那心愿再有三年就可以完成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小明”淡然一笑接道：“所以说高兴得要掉眼泪了，是么？”

“贾伯伯”连连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小明神色一整道：“贾伯伯，人家都说我像一个大人了……”

“贾伯伯”连忙截口道：“可是，事实上你今年才十五足岁。”

“小明”道：“这有甚么关系呢！只要我已像一个大人，能够做大人的事就行了，是么？”

“贾伯伯”摇摇头道：“不行！孩子，我估计你的武功必须还要三年才能大成。”

顿了顿，又轻叹着接道：“你不知道伯伯要你办的事多艰巨！多危险！如果你的武功不到炉火纯青之境，不但不能完成伯伯的心愿，也得使你白赔一条小命。”

这说话之间，那握在“小明”手中的酒杯，忽然发出“嘶嘶”锐响，并冒着袅袅白气。

“贾伯伯”的昏花老眼中，陡地射出两道奇光，那皱纹堆叠的老脸上，也洋溢着一片飞扬神采，嘴唇牵动了一下，却没作声。

少顷之后，“小明”杯中的烧酒已蒸发净尽，而那一只磁质酒杯，也化成一堆石粉，由指缝间“沙沙”地滑落在甲板之上。

“贾伯伯”猛吸一口清气，似乎是想强行抑平心头的激动，小明却轻松地注目笑问道：“贾伯伯，小明这一手还算过得去么？”

“贾伯伯”一仰脖子，喝干了杯中的酒，捻须微笑地点点头道：“行！小明，你的进境已远超我的预计，不过……”

顿佳话锋，声容俱壮，接道：“你目前的成就，顶多也只能算是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，与我所预期的成就，还差了一大段距离。

“小明”怔了怔道：“贾伯伯，您的那个对头，就那么厉害么？”

“贾伯伯”轻轻一叹道：“是的？那老贼是当今武林中，少数几个顶尖高手之一。”

“小明”注目问道：“那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贾伯伯”道：“这个么，等你的武功达到我想像中的火候时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”

“小明”的嘴唇牵动了一下，但“贾伯伯”却飞快地接道：“孩子，别急，伯伯是当事人都不急，你急些甚么！”

顿佳话锋，同时斟满酒杯，举杯接道：“人生几见月当头！孩

子，干……哦！快取一个杯子来，莫扫伯伯的兴。”

这老儿敢情是忘记“小明”的酒杯已化成一滩石粉，总算他还没醉，知道要“小明”再取一个杯子来。

“小明”取来另一个酒杯之后，老少两人就开怀畅饮开来。

远处，一阵“叮叮咚咚”的琵琶声响处，紧接着一缕清音遥遥传来：

霜冷离鸳鸯失伴，
有人同病相怜。
拟凭尺素寄愁边，
愁多书屡易，
泪落灯前。
对月明思往事，
也知消灭年年。
无端嘹唳一声传，
西风吹只影，
刚是早秋天。
歌声婉转凄凉，动力心弦。

渔舟上的老少两人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箭远外，一时扁舟上，一位白衫文士与一位红衣女郎并坐船头，冷月清辉之下，丽影双双，红日相映，显得特别耀眼，那歌声，显然就是那红衣女郎所唱出。

中秋佳节，挟妓游名湖，虽然未免近于招摇，但名士风流，倒也未可厚非。

只听那男的朗声笑道：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！不过——紫娟，现在刮的是‘东风’而不是‘西风’，而且‘吹’的也不是‘只影’，而是‘双双丽影’，是么！”

“叮叮咚咚”声中，清音又起：

风絮飘残已化萍，
泥莲刚情藕丝荣，

珍重别拈香一片，
记前生。
人到情多情转薄。
而今真个悔多情，
又到断肠回首处，
泪偷零！

只听得那男的拊掌大笑道：“好一个‘人到情多情转薄’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却陡地发出一声惊呼！

渔船上正听得入神的老少两人，也情不自禁地嚷道：“糟了……”

同时那艇上的船家也手忙脚乱地一面掉转船头向横里急驶，一面气急败坏地大声嚷道：“嗨！要撞船啦！还不快点转舵……你们没长眼睛么……”

原来是一艘灯火辉煌的大型楼船，正乘风破浪地向那小游艇急驶而来。

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“咻”的一声大震过处。小艇已人仰马翻，同时一阵尖叫声与救命声也立即传出。

可是，那一艘楼船上的人，不但没有采取救人的措施，却反而发出一阵宏烈的哈哈狂笑。但那楼船的横冲直撞的急驶之势，却已猛地迟缓了下来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

“救命……”

那一对游湖的男女仍在拼命挣扎着，偶然进出一声呼救之声。

那落水的船家，由湖面上抬起头来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混帐东西，撞翻了船，还不救人……”

口中喝骂着，人却已向那红衣女郎身边，腾出左手，将那已被湖水灌得即将没顶的红衣女郎的头部托了起来。

楼船上传出一声冷笑：“不长眼的狗东西！谁教你阻住咱们的航道！”

另一个苍劲的语声同时讶然道：“噫！这妞儿好标致……”

那船家怒声叱道：“奶奶个雄，你们不是赶去奔丧么，这会怎又有工夫欣赏女人起来！”

听口声和语气，这船家显然不是本地人。

楼船上那苍劲的语声冷哼一声道：“狗东西还敢骂人！李四，赏他一镖！”

一声暴喏，一线乌光，由楼船上激射而下，通取那船家的头部。

那船家果然并不简单，在如此突起意外的情况下，竟然左手将那红衣女郎一推，他自己却一个“鱼鹰入水”，立即钻入湖心之中。

楼船上传出一冷笑道：“这洱海中，果然是卧虎藏龙之处。”

这时，近的游艇，已纷纷向这儿驶来。

当然，这些游艇中，有些是为了救人，也有些是赶来瞧热闹

的。其中，却以即老少两个所键的那一艘小渔船驶得快。

小渔船上，那张残破的风帆已经卸下，精壮得像一头小牛似的“小明”，两手操浆，疾驶如飞。

刚好此时那红衣女郎向水底下沉，湖面上冒出一串气泡。

“小明”见状之下，右手中木浆一拨，小渔舟来了一个四十五度的急旋，他自己踊身跃入湖中。

紧接着，“哗啦”一声，“小明”已双手托着那红衣女郎冒出湖面。

在此同时，那老渔人也已将那白衫人救上渔船。

时序虽已中秋，但因云南气候温和，一般人穿着仍然单薄得很，而“小明”所托起的红衣女郎，竟是穿着一身绸质衫裙。

这绸质衫裙一经湖水打湿，自然是紧紧地粘贴肉体之上，将

那一个本来是丰满而曲线玲珑的胴体，衬托得格外惹眼。

尽管她此时全身湿淋淋，软绵绵地侵在“小明”的臂弯之中，月色下，但见她，年约三十左右，弯弯的长眉，大大的眼睛，悬旦似的鼻子，新菱似的小口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够得上是花容月貌，国色天香。

尤其衬托她目前这一份狼狈的状态，更反而使她宛如十朵出芙蓉，特别撩人情思。

也唯其如此，使得围观的游艇上和楼船上的人，不分男女，一时之间，都像中了邪似地呆住了。

当然，这些人也忽略了“小明”双手托着一个大人，站在深不可测的湖水中，却仅被淹没膝盖，所显示出的绝顶水上功夫。

同时也忽略了那红衣美妇此情此景之下，手中还仍然抓住一具琵琶的反常行动……

这刹那之间，湖面上除了湖水拍击船舷的“哗哗”水声之外，可说是像死一样的沉寂。

不过，这沉寂也仅仅不过是那么一小顷！紧接着，那楼船上传出一个威严的语声说道：“咳，小子，将这娘们儿抛上来！”

“小明”对那楼船上的的叱喝，根本置若罔闻，手托红衣美妇，踏波向渔船驶进。

只听得那楼船上的威严语声怒处道：“小子想死！”

此时，“小明”已迥近渔船，将红衣美妇轻轻送入船中，自己翻身爬了上去。

那“贾伯伯”低喝一声：“小明，不必理他们！”

话声中已掉转船头，即待驶离这是非之地。

但他方自木桨用力一划间，船头部猛然自动转向，竟向那楼船撞去。

这情形，当然是水底下有人在弄鬼，要不然，好好的已经调整方向，怎会又自动转向呢？

“贾伯伯”神色一变间，已自桨舵兼施，重行将方向纠正，免

去撞船之危，同时向“小明”沉声喝道：“小明，下去瞧瞧，当心暗算！”

“小明”方自微微一愣间，那最先被救上船的白衫人，却突然向红衣美妇一施眼色，出手如电，一把扣住“贾伯伯”的右手腕脉，同时淡然一笑道：“不必走了，老丈。”

这白衫人年约三十出头，虽然也算是眉目清秀，颇有书卷气，但他这一笑，却阴森至极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尤其其他这种出人意外，以怨报德的卑劣手段，更令那“贾伯伯”不由地心底一凉，已意识眼前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
但“贾伯伯”还来不及采取行动，事实上他右手腕脉被扣，体内真气已无法流转，也没法采取甚么应变措施了，不过，那“小明”却剑眉一挑，怒声喝道：“放手！”

白衫人目注那红衣美妇，讶问道：“唬！你……怎么还不下手？”

这时，小渔船又自动向楼船徐徐地靠拢。

红衣美妇拾腕一掠鬃边乱发，美日向“小明”一扫，曼声反问道：“下甚么手啊？”

同时，“小明”飞起一指，凌空点向那白衫人，一面恨声叱道：“溺恩负义无耻的东西，饶你不得！”

那白衫人显然没料到“小明”会有如此精湛的功力，对“小明”那凌空点出的一指，竟没法避开，闷哼一声，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萎顿下去。

红衣美妇见状之下，美目中异彩飞闪，微“唬”一声，道：“一阳指！”

“贾伯伯”一脱那白衫人的控制，立即沉喝一声：“拿下这妖妇！”

红衣美妇摇手连忙道：“慢着！我不是他们的人。”

“小明”方自挥掌迟疑间，“贾伯伯”又沉声喝道：“小明，别情她的鬼话！”